



13
1787
63



18
1787
卷 63



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

取古書閣之數處靈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服

釋名口上曰髭髭姿也為姿容之美也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

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頤體幹長而後生也在頰耳傍曰髯

隨口動搖髯髯然也安西牙將劉文謝口辨玄宗每嘉之文樹髭生頤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朝之

左傳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瞡其腹棄甲而復

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世說鍾毓兄弟盛飾共載從東門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

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

央高者兩頭毚毓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謝靈運鬚美長至過膝臨刑施為南海底

河寺維摩語像鬚為中宗樂安公主取鬮百草

宋史宣和六年都城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年四十餘楚州人忽生髭長僅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詔

度為女道士李光進母李有髭數十長五寸

宋書建武狎侮群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頰師

伯缺齒號之曰齟劉秀之儉吝呼為老怪黃門侍郎宗璽牙體

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飲其瞻謝傾陪以為歡笑任

上章討烏桓有功大祖將其鬚曰黃鬚見大奇吳朱也漏瀆權祖之桓曰當遠去頰一將陛下鬚曰臣今日真謂將虎鬚

秦少游答裴仲謨摘白鬚行仲將通凌雲比說鬚盡白陸展媚

側室星星染為黑人生如寄耳况復形與色澤壑藏山舟夜半

翰有力龐眉賦不遇已矣何所惜二毛三秋興自愛頰姑息潘岳

秋興賦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頰頰

釋名頰夾也面旁稱也頰養也動於下止於上上下咀物以養

人也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頰

頰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

世說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

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

勝未安時

南唐僧齊己姓胡氏家益陽出家於大瀉山寺性耽吟咏而頰

有瘤贅時號詩囊與鄭谷沈彬僧中同時

宋史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

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為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

腫如奉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

王欽若項上有瘦人稱之曰瘦相

楚文敏公風瘡滿面李國用望見之即起迎語坐客曰我

過江傳見此人瘡愈即回君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後如其言

手足

釋名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掌言可以排掌也

左傳楚侵鄭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爭之正於伯州犁犁曰

請問於囚犁上其手曰此為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

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子幾借善書者一人使書從傍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又引之書者辭歸魯君曰子幾若吾擾之不得施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

回瞠若乎其後矣夫子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

次與許交一與臂並立也

摘輔象仰弓鈎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手握戶是謂平道子游

手握文雅是敏士公冶長握輔是謂習道子貢手握正是謂受

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

荀子有子惡卧而焯掌齊竟陵王頌有子刺掌修名立

晉書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鷄肋

不足以安尊奉其人笑而止

上載記初石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謂父

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

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

厭卿老奉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三國典畧梁劉之遴字思真文範先生胤之子也博綜文史尚書令沈休之深敬器之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每書則以紙就筆異苑陶侃左手有文且達中指至上橫節使絕占者以為此文若過位在無極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裹公迹愈明

獨異志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奉也當為天子後帝與建此菴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魏莊帝圖爾未禁也夜夢手持一刀自割落十指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

引之長尺餘

陸餘慶善論事而謬於判時人朝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涉筆春秋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疏成季唐叔亦有手文曰友曰虞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公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唐王穀贈蒼溪王明府題云有文在手曰長生其詩曰執手長生在人皆號地仙水雲真遂性龜鶴定齊年不知其壽竟何若也

釋名足底也續也言續脛也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左傳齊別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穀梁傳衛侯之兄輒何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

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纂楚謂之蹶衛謂之輒孟繁之足不良于行史予苦喘

輒注此曰漢書宣帝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耀每買餅所

從買家輒大售

世說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齒名與釋

道安並致馬與語大悅以其蹇疾纔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

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晉書梁陰子春雖無它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

垢汙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

州敗

代醉編朱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以詩云十載扶

行持短筇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來勃窣

翁旋而復作即遣人追之曰某非惜所謝之財第恐以詩而誤

他人也

梅侍讀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拊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

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披沙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予考漢事

秘幸天子納梁商女為后其足首尾長八寸底平指斂則漢不

予彎一的證也墨莊漫錄謂始宵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

有雙行纏之語李邕明金壓繡鞋之語為疑不知古人但不多

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今男子皆裹脚豈得為纏左券

哉樂天但言跌如春研而不言尖如春筍李白言素足之女而不及短足之婦即東昏王奴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

腹 志林東坡聞子由瘦云十年京國厭肥豀日日飽

花壓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脫粟俗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嘆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也

肝 樂動聲儀五藏肝仁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

膽 明膽論呂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嵇康謂明膽異用不能相生明以見事

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腸 白虎通小腸大腸乃心肺府也主禮義禮義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奉也腸為心肺生心為皮體主故為兩府

三尸 中山玉櫃經夫人身並有三尸九虫人之生也

皆寄形於父母胞胎五穀精氣是以人腹中盡有尸虫為之大害常以唐申日夜上告天帝記人罪過絕人生籍欲令速死鬼昇于蒼天魄入于黃泉唯有虫尸獨在地上遊走上尸名彭倨好寶物中尸名彭質好五味下尸名彭矯好色慾三尸之為物常居人脾上尸彭倨名青服中尸彭質名白服下尸彭矯名赤口此三尸狀如小兒或似馬形狀皆有鬚髮毛長三四寸人既死遂出作鬼耳如人生時形象衣服長短親人見之謂是亡人

還家實非亡人靈也

三焦

梁丘子黃庭經注言三焦者多矣而未的其實

蓋心肝肺三臟之上係管之中為三焦故中黃經云肺首為三

焦當其所也又焦者熱也言肝心肺頭焦熱之義

骨

世說桓温字元子葬之子也生未暮而太原温嶠

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葬以温

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

雜記成姬以百鍊金為疆

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耀光等

血

禹堙洪水殺相豨其血腥晷不可生五穀以其地

為臺相豨一名相仰

搜神記于公辨東海孝婦之冤而天大兩長老相傳云孝婦名

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眾曰青若有罪

頭煞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綠幡

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

後山談苑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燥故象之二

乘四果其白如乳出於淨心而蠶血碧蝦蛤無血其故何也

牡蠣固氣蚶子益血盖蛤屬惟蚶有血

觸體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顧見觸體

說文項也廣雅頽顛謂之觸體

於是伏軾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弊三

軍乎將嬰茲固命疾殞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

嘆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倘托夢以通情於是厲響

而言曰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歸於道身以無形

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

莊子謂體見夢曰夫死無君與

上無臣與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

滄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

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疾反子形骸於
是觸體長呻廓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
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
勞而我之好逸子則幸矣余將歸于太虛

明道雜志呂與叔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圖
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有數子得官遂為盛族
後其家析居爭鬪體遂為數片人分一片而去張文潛謂之
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

鬼魄

左傳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

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
子耳之子散邑之卿政從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
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
厚矣而強死為鬼不亦宜乎

孝經說魄白也魂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動也形有體質取明白
為名氣唯嗟吸取芸動為義

太微靈書師言欲求長生動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
分別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

神皆可使役也

七錢人有三魂一爽靈二胎光三幽精常呼念其名則魂安人身也胎光延生爽靈益祿幽精

絕死七魄者尸狗失夫雀陰非毒除微臭肺此七魄之名身中之濁鬼也

哀哉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得奏免或問當此時心神自覺如何

云昏然無所之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纔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鬼而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魄之說信有之矣

影 莊子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而逃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愈載寶曆中有玉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為此古蠖蝮短狐踏影盡皆中人影為害近有人善灸人

影治病者 雜俎道士郭米真言人影數至九段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

乳 楊妃外傳楊妃出浴對鏡勻面裙腰褪露一乳明

皇捫弄曰軟柔新剥鷄頭肉安祿山在傍對曰潤滑由來塞上酥妃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

宛委餘篇云文王四乳宋范鉉百常父子我朝倪文僖謙俱四乳余按蕭子顯齊書王敬則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不言乳生兩腋下而云兩腋下生乳是腋下兩生乳也敬則其亦四乳乎

恩怨

戰國策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馬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是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舖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急女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

亡國以一壺食得二人者

莊子鄭人緩也誦咏裘氏之地三年而緩為儒河澗九里澤及

三族文粹鄰斗極之光

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二百餘人吏欲

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

皆賜酒而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求從軍為晉軍所圍皆推鋒

爭死遂脫穆公反生得晉惠公

楚莊王賜羣臣酒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

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已飲不絕纓者不惟羣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

一人常在前王合五獲首性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

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吾家

寡有者市之驢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皆稱不還

問何市而還驢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惟

欠義耳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君為之喜

張儀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答之

後儀相秦為文檄告楚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

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樂布傳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

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有德必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後漢尚書令符稚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

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潛夫論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恡色帝病不樂

從容曰天下誰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因對曰莫若太

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嘗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位遂致通罪而至於餓死故鄧通之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况明人之短矯世者哉 自古

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已者豈希也予以惟兩賢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曄絀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惟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誘以朋之韓非明法於韓李斯自秦作書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

鄭玄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殺梁廢疾
玄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城入吾壘操吾
戈而伐我乎

世說曹操以孔融與却慮有隙以書激厲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自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乎哉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虫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胥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損之於已猶蚊

畜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
 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瓿堅而無
 兼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欲為故吏融所
 推進趙衰之拔卻殺不輕公叔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
 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
 俗好如初

韓愈復讐議子復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
左齊襄公將復

讐於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雖百世可也禮記父母
 之仇不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周禮調
 人掌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父之仇避諸海外兄弟之仇避諸國
 弟之仇避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又見諸信史不
 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
 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

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
 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浸
 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明術之士得引經而
 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
 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也公羊傳曰父
 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與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
 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
 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

唐書張延賞與李晟有夙憾及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
 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
 和辭因為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可解

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怨今未許婚釁未忘也

聞見錄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

判狀尉李昭言戲云似君人來試京師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

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

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得束脩之物持歸為一

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郤川絹綱至見公愧

懼公慰藉之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范曄一飯之恩不忘職

注平生緣髮思怨無不報者

禍福

國策陳軫曰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

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

史記鞠武謂太子丹曰夫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

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為資怨而助禍矣朱

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

世事母望之主亦可以無母望之人乎

淮南子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

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

馬墜而折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

惟子以跛故得免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

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
孔子曰此吉祥也以為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白犢
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
而疾俱復

西鄙得便宜從事會邦人大難有告禁卒欲倚難為亂者密使
麾兵披甲衣袍伏庇下暮令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
一人預知者命讎入先令馳騁於中 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
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卒屏屍亟命灰
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慶史李廣曰吾為廣西守羗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恨以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
不得侯也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李
不封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陵尉不亦
甚哉廣自抵罪豈止不侯而已即至陵自稱虜庭而李氏夷
滅其報豈不顯哉

疾病

漢書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有陰德者必
享其樂以及子孫後果愈

晉書王羲之帖曰蔡公遂委頓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

若此令人短氣

魏管輅傳信節令舍婦女病頭痛心痛輅筮之
曰北望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主刺頭故
頭痛一男持方矢主射胸腹
故心痛從掘骨家中並愈

梁沈約久居端揆有志台司武帝不用乃以書與徐勉曰開年
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春
起居行止努力祇事時觀彗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
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甦勉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帶常移
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披詞多病休文今損瘦不堪金帶更

垂腰代醉泰和歐陽文莊德父三十喪妻無子病死其弟漁寄棺中以手拍之僧報其弟再娶生

文莊以太常卿封果七十一卒

唐書杜審言疾甚宋之間等往省候答曰甚為造化小兒所苦

然吾在厥公等今死固當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

詩話云有病瘡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瘡猶是也杜曰更誦吾詩云子章調體血模糊手提柳還

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於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觀子美有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志

則是疾也杜陵止白不免

翰林雜志程子儀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後疾不出朝

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

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清涼傘也

筆談世有奇疾者呂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

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

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子弦界尺之類

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

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憇以饑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

盡一竹櫃約百餅猶稱饑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饑復如

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余友人也亦得饑疾每饑立須啖物稍

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饑亦便齧啖繩有

美行博學有文每為之哀傷

談叢秘書丞張錡嗜酒得可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着襪

相半

隨筆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

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虫也食人心故相問勞曰無恙乎

非為疾也公孫弘傳云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畧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調病之義

代醉編小候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於黃澤有鳥如烏而白文名曰鵲鷄食之不澇注之不瞋目也

上申之山鳥多當扈狀如雉以其音飛食之不眴目

陰山少水出焉中多彫棠葉如榆而方其實如赤菽食之已聾符禺之山有木名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

天帝之山有草如葵臭如靡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瘕其棗之山有草葵本而桑葉黃華而實名曰萍可以已瘕

有獸如獸鼠雁而文題其名曰獸那食之已瘕

之不豚大腹也見神倉

單張之山有獸如豹而長尾人首牛耳一目名曰諸獲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有鳥如雉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鶴食之已

瘕痛可以已瘕

哀逝

左傳楚子囊死遺言謂楚子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君昏不忘增其明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後漢書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歲在巳既寤知命將終有頃寢疾及卒自郡守以下常受業者縑經赴會千

餘人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者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鷄

主酉今太歲在酉
吾疾殆不起乎

世說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蔡北海

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趙峻初名嘉生於
御史臺因名臺卿

年三十有重疾慮奄忽乃遺命勅兒子曰可致一員石於吾
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其何其後疾

王濟冲為尚書令着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

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未

自稽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

河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塋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後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

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釋名死者漸也消漸也諸侯曰塋
壞聲邑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

不祿不復食祿也漢以來謂
死為物故故皆流仍故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

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

莫賞中心蘊結予其亡也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

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羊悲

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慟哭而去晉王徽之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之俱疾篤
街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可生徽之曰

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云代死者以已年有
餘得以是亡者耳今君與弟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神情朗悟經史

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齋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吳志鄒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空實獲我心

王威明亡後昭明與湘東王繹書曰威明風韻適正神峰標映

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銘

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

信非虛說

梁簡文為侯景幽繫題壁自敘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績立身

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弗欺暗室豈况三光數至

於此命也如何高士傳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吊見尸在曠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

則歛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而死斜之非其意也

三十國春秋蘇韶卒後從弟節晝見韶節因問幽冥事韶曰顏

回卜商見為地下修文郎

唐李商隱長吉傳李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

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

歛下榻叩頭言阿嬰老且病吾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

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

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在物序其

詩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荒唐誕幻也

前定錄袁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

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

尚多妻聞視之皆空紙也最後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

言行錄劉元城器之死時忽大風飛瓦石驟雨如注雷電晝晦

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

居處

考索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

壯則宮室之設尚矣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鄭注

旁三門者天子十二門月令毋出九門先儒以天子外門四關

門也遠近之與國門也內門五曰臯取臯緩義詩註在外最遠曰庫曰雉五

為雉蓋城雉之制在馬周禮曰應發政以應物爾曰路大也大

閭人掌中門之禁亦雉門是也漢都城之門見於三輔黃圖者凡十

有二清明宣平西安直城霸城等西安舊謂東漢雒陽城門亦

十有二上應月位中東惟卯上西惟戌開陽平城巳午順漢未

央宮有金馬青鎖兩門建章宮之門曰闔閭亦曰壁門未央長

樂甘泉諸宮皆有司馬門武帝置酒甘泉北宮令董偃從若乃

啓南端之特闔而端門之名顯建冰室之諛門而諛門之名彰

雲籠神虎之門又列于陽德殿之東西是蓋後漢之制而見於

張平子之賦東京者也唐之京城左河華右隴底前終南後九

慶南三門曰承天長樂永安若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

承天門蓋古外朝也其北曰太極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

視朝焉蓋古中朝也又北曰兩儀其內曰兩儀殿當日聽朝而

視事焉蓋古內朝也大明宮在禁苑之東正南曰丹鳳門內正

殿曰含元殿開元時玄宗東至於此而聽朝也其北曰宣政門

殿東曰日華門門東門下省西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 宋朝之宮門曰宣德曰左右夜曰

東西華門曰左右景德門此皆門之可考者也周禮垂法於象

魏先王之時門皆南向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顏師古以

為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渴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

亦在北馬蓋出於何厭勝之術非古典也三輔黃圖以為未央

有玄武蒼龍二闕其東闕北闕歟漢之建章宮則有鳳閣員闕

別風嵯峨之闕其泉宮則造赤闕於南以象方色後漢亦建象

魏之兩觀見於張平子之賦者皆其觀闕之可考者也合宮作

於黃帝斷年宮作於秦穆棫陽宮作於秦昭王萇陽宮作於秦

文王阿房宮則作於始皇若西垂若平陽若橐泉若梁山若林

光皆所謂秦宮也始皇宮曰興樂而漢高脩飾之以為長樂宮

叔孫通朝儀朝十月者即此地也其後太后常居之曰雒陽南

宮則高帝與諸將言劉項得失之地曰沛宮則高帝召父老歌

大風之地自後宮室之盛莫過於武帝曰龍淵宮因救河而作

曰宣防宮因塞河而作其泉宮一曰雲陽武帝因秦離宮而增

廣之蓋黃帝以來園丘祀天地之地漢受計及諸侯朝者皆在

此也楊雄作賦以風成帝所云石闕封巒鳩露寒棠恭師得

遊觀屈奇瑰偉其奢麗為何如其泉賦序武帝復增通天高光

琴祛遠則石闕云云瑰偉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同宣所

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為已矣非

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熱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

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儻鬼神可也

建章宮本於越巫厭勝之說東方朔有言曰今陛下以城中為

小園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為千門萬戶其奢麗又為何如

若明光若首山若交門若桂宮又皆文帝之所作者又有曰萬壽者武帝

所造宣帝幸之有神雀之瑞曰步壽者宣帝神雀鳳凰集于殿棚之地其他宜春宣曲述于子虛

之賦黃山池陽見於方朔之傳以至長楊五柞回中大臺竹宮

此宮之類亦皆散見於書史若三雍宮者所謂明堂靈臺辟雍

也明帝即位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

上尊養三老五更其禮盛矣後漢之宮有曰南宮曰大駕則作

於光武曰北宮則作於顯宗而南宮則圖二十八將者也東晉

之宮或咸和新宮則成於王導太原新宮則作於謝安元魏之

宮曰金墉則作於孝文以為遷洛之地也唐天子所居之宮曰

太極則以大內日之曰大明則以東內日之曰興慶則以南內

日之大明創於貞觀始謂之永安改謂之蓬萊興慶創於玄宗

而因乎藩邸至武德而易之以大安武德以舊第為武功宅而

其後易之以慶善正觀以隋之仁壽宮為九成宮而其後易之

以萬年開元置溫泉宮於驪山而其後易之以華清其他如太

和仁智之造於武德玉華翠微飛山襄城之作於正觀合璧之

作於顯慶紫柱之作於儀鳳奉天之作於永淳啟聖之作於開

元而通義宮者則武德以舊第為之躍龍宮者則武德以奉義

監為之而唐又有宮曰長春此皆其宮之可致者也西漢之殿

在長樂宮者則曰臨華曰神仙其在未央宮者則曰清涼曰宣

室曰長年曰玉堂曰麒麟曰白虎若承明則為著述之所若金

華則為講授之地以至武臺通光之名曲臺宣明之號神明高

門昭陽之屬皆其殿之列於未央宮者若明光殿則作於杜宮

承德殿則作於建章宮鳳凰殿又宣帝叶其嘉瑞而作者也光武即位之初車駕入洛幸南宮却非殿遂以定都又作南宮前殿而顯宗亦有德陽之作其他如含德章臺天祿宣明之類紀於張平子之賦者皆東漢之殿也唐室之殿若太極者則見之於洛陽宮以至慶善宮之有披香而椒風披香見於孟堅之賦則漢已有此名開元鶴鳴集白虎庭木則是唐亦有白虎之號矣宋朝之殿以文德爲正而復有大慶紫宸集英在景德則有玉宸殿即偃息之所而聚書在景祐則有崇政殿以賈昌朝揚安國等爲崇政殿設書皇祐中以邇英後殿爲隆儒明道中以承明爲端明以端明爲延和慶曆中改文明爲紫宸以延恩爲觀文在治平則有欽明殿命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而廣淵固有

三德爲馭臣之柄之說此皆殿之可攷者也周之靈臺魯之觀臺漢長樂宮之鴻臺未央宮之玉樓趙王宮之叢臺武帝之柏梁建章之神明甘泉之通天殿中之蘭臺上林之清臺後漢之靈臺雲臺唐顯慶之講武開元之測景此皆其臺之可見者也漢武帝爲飛廉館明帝則取飛廉以爲平樂館武帝又於甘泉作迎風露寒儲胥之館曰謝熊曰蘭館此其章章若齊之學士館唐之六館宋之三館曰集賢曰昭文史館此皆館之可見者也漢有石渠天祿麒麟三閣皆蕭何所創後皆爲藏書校書講延修史之地唐之閣曰凝暉則常置渾儀於其中曰凌煙則圖畫功臣於其中曰秘書閣曰蓬萊書閣則以爲崇儒待士之所宋自龍圖閣而下皆以爲祖宗宸章之地此皆閣之可見者也

至於樓室之制若井幹樓則作於漢武之建章北顧樓則起於
漢之京口花亭相輝勤政務本則唐玄宗作之於興慶籌邊樓
則李德裕作之於劔南宋之樓曰紫雲則藝祖與趙普等議論
民事之地曰太清則真宗天禧中召沂臣觀書之地也此皆樓
之可見者也漢以宣室為聽政之所三輔黃圖曰宣室者未央
前殿正室也漢之人主受釐訪事總攬萬機裁斷庶獄亦皆在
是焉漢百官表有織室屬之少府三輔黃圖以為此室在未央
宮所謂東西織室者若乃凌室亦在未央用以為藏冰焉此皆
其室之可見者也

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間謂之窻其內謂之冢東西
墻謂之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滌東北隅謂之宦東
南隅謂之定秩謂之闕棖謂之楔楹謂之梁樞謂之椳楹連北
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危坳謂之坵墻謂之墉鏐謂之朽椹謂
之椹地謂之黝墻謂之堊檄謂之杙在墻者謂之揮在地者謂
之臬大者謂之拱長者謂之閣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鷄棲
於也為傑鑿垣而棲為墀植謂之傳傳謂之突末齋謂之梁其
上楹謂之柲闕謂之栝栝謂之窳棟謂之桴桷謂之椽桷直而
遂謂之閎直不受檐謂之交檐謂之摘客謂之防連謂之移屋
上薄謂之窳兩階之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
謂之宁屏謂之樹閎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觀謂之闕宮中之
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衙門謂之閤門側之堂
謂之塾楹謂之闌闔謂之扉所以止扉謂之閤瓦甍謂之甍宮

中街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路旅途也路場猷行道也一達謂之道二達路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七達謂之劇駮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倚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陝而修曲曰樓

指南書說路寢正殿曰法宮嚴峻之廊曰巖廊帝庭曰紫庭宮中路曰閭衛天子近署曰黃門駟入宮門法曰案籍齒符以銅為承雷曰銅池宮門銅鉞曰蒼琅琅前軒間小木曰軒軒宮屋梁曰宮極延客之館曰代舍屋間棟也曰殿屋翼曰榮疏檻曰櫺門上板曰軒曰轡軒門楣曰門閭即扉總曰白間曰疏寮曰綺寮堂下周室曰廊門屋曰廡樓殿造欄楯曰衡正寢之東西曰廂東西廂曰个室無四壁曰皇短柱曰禁楸御相撐柱之柱曰游榭柱曰楹柱頭曰樽梁上柱曰雲案重科曰魯楹柝曰曲研料上橫來柝叉手曰枝楫曰棧柱根曰跋角梁下承柱木曰轆角梁曰陽馬承拱之水曰柱曰樂斗拱曰栱栱栱連簷曰槐栱兩重牽曰重栱耐重曰胡人蛤粉曰白盛

壺子天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

釋名宮穹也言屋見于垣上穹崇然也郭璞云宮謂圍繞之記曰君為廬宮之是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曰儒有一畝之宮是士庶皆有宮稱

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牆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西南方以金為牆曰天皇之宮南方以赤石為牆曰天地中女之宮北方以黑石為牆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以黃石為牆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北以

黃銅為墻曰地皇之宮

大戴禮周時德澤和洽高天以為宮柱名曰高宮漢書上祠神人於交門若有

向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史記騶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

宮親往師之作主運

漢宮闕名長門承光宜春鼓簧黃山集靈長楊望遠昭臺夜光

扶枝祈天通天鼎湖谷口駘蕩馭安南宮北宮

王隱晉書曰高堂隆刻鄴宮屋

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室者士利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

班固西都賦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

寧蒞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

於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裹以藻繡絡以編連隨侯明月錯

落其間金釭銜璧是謂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

光在焉竹是玄輝釳砌玉階彤庭瓊城綠綺青瑩珊瑚碧

樹周阿而生

漢武故事上起神屋鑄銅為柱黃金塗之赤玉為者錄亦以全刻玳瑁為禽獸以薄其上椽首皆作

龍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銅為竹以赤石脂為泥椒汁和之以火

齊薄其上扇屏悉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以白珠為簾箔瑤瑁

厭之以象牙為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錯雜天下珍寶為甲

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

以碧玉為葉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

張衡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表燒闕於閭闔疏龍首以抗殿狀

崑崙以茂葉巨雄虹之長梁結茅椽以相接蒂到茹於藻井披

紅葩之狎獵飾華棟與壁璫流景曜之擘擘雕楹玉碣綉樓雲

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槐右平左城青瑣丹墀

王勃九成頌高牖六合奔走八神梯霄架極考遺基於汝上稽

故典于淹中陽靈開避暑之宮景福制追涼之殿洞龍對雷鐵

鳳連寔

升庵集大戴禮明堂四戶八牖赤殿戶白殿牖楚詞桐戶朱綴注綴緣也以朱綴其邊今日四映

詩話王建以宮詞名家乃內侍王守澄之宗姪得事為詳如叢

叢洗手透金盤旋拭紅巾入殿門裏遙看新橘子在前枚得

便承恩又云避脫昭儀不擲盧井邊街水噴鴉雛內中數日多

呼喚寫得滕王蛺蝶圖

漢長信宮太后之宮也武帝五日一朝長信宮又名長樂

漢書黃霸令郡國上計吏有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

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巖通呼為殿不必宮中

也說文殿臺之高入者

擊虞決疑要注凡大殿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左城右平平

者以文磚相亞次城者為陛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

陛以上殿堂之正者為路寢凡殿堂坐位以近尊為上無尊者

則東向者以北為上南向者以西為上西向者以南為上北向

者以東為上也殿堂之上唯天子居牀其餘皆匍匐席前設筵

禮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漢宮閣名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高明殿朱鳥殿魯城殿宣室

殿永明殿鳳皇殿飛雲殿昭陽殿鴛鴦殿鈞臺殿合歡殿蕭何

曹參韓信並有殿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

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墓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

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廢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神明依

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

也

山謙之丹陽記太極殿周制路寢也秦漢曰前殿今稱太極曰前殿洛宮之號始自魏案史記秦皇改命宮為廟以擬太極魏說正殿為大極蓋採其義而加以太亦猶漢夏門魏加曰大夏耳咸康散騎侍郎庾闡議求改大為泰蓋謬矣

職官分紀施敬本上疏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宸居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致敬之所禮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

此面而見曰觀天子當守而昭紀長公主共養省中伏儼東漢琅琊人著前漢書糾繆曰蔡邕云本為禁

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約尾中亦為禁中孝

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升庵集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楚詞五子川失乎家術音闕所云

蓋術字之轉音耳

樓臺

封禪書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名

曰迎年說文樓重屋也櫟澤中守草樓也樓有戶牖諸孔樓樓然也

拾遺記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六盛夏登之以望四極

奏八音以日繼夜時值亢旱春禱寶異香為屑風作使數百人

於樓上揚之名曰芳塵

晉宮閣名洛陽有鳳皇樓總章觀儀鳳樓在觀上廣望觀之南

又別有翔鳳樓慶雲樓伺星樓吳嘉禾元年於桂林造落星山起三重樓各落星樓吳都賦數

軍實乎杜安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

金華志沈約齊隆昌元年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題八詠詩

于玄暢樓時號絕唱後人因更玄暢為八詠樓云

晉義熙起入漢樓黃鶴山

有萬歲樓宋劉義慶置樓霞樓唐上陽宮有麗春樓浴日樓六朝有朝日樓夕月樓

隋遺錄煬帝至廣陵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希舉又藝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為神仙境不我多也杜牧詩煬帝雷塘路迷載有舊樓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浙人項昇所營上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

舊唐書高駢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呂用之高守一二人授道家法籙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

面莊子徐無鬼見武侯曰君亦必無盛鶴列麗譙之間無徒驪於從壇之宮注麗譙戰樓也謂華麗而雉堞

實字記後儀城西門樓本無名唐文宗太和二年節度使令狐

綽重脩因登臨賦詩曰夷門一鎮五經秋未得朝天未免愁因

上此樓望京國便名樓作望京樓

有客商過海遇風俄抵一所珍器爛然云是樂天之居樂天聞

之作二絕云近有人從海上迴海山深處是樓臺中有仙龕開

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云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浪

傳海山不是吾居處歸則惟歸梵率天

文苑英華崔湜梨園亭子侍宴應制詩云草綠鴛鴦殿花明翡

翠樓翡翠為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

古今詩話河中鸛鵲樓唐人詩最多惟王之渙暢當時最佳王

云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云迴

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梁太祖造五鳳樓于闕有

七鳳樓

晏子春秋景公築長康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獲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惛惛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憇焉為之罷長康之役

國語楚靈王為童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燕豆人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家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殆矣又曰先王之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平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澹澹之地於是乎為之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五經異義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並化國

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臺但有時臺圍臺也

韓非子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戊東邊秦人輟行

雲陽記鈎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既殯尸香間十餘里塋雲陽武帝思之起靈臺於甘泉甘宮有青鳥飛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置祠祀招仙人祭太乙云令人升臺以候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行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

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為龍鳳從風雨飛去亦曰候神臺又曰望仙臺以候神明望神仙也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壞墻三紫茆茨弗剪采椽弗剖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愧

漢書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為十二樓以候神人郊祀志立井幹樓高十五丈樓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建在池中為水所浸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死有諸御已者入見王曰已聞之上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鬻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因歷陳天子諸侯不尊賢用諫身死國亡之事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日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南史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臺感得天雨賜花天厨獻食楊無為詩云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淵微貝葉深山譯曼花半夜飛香清鐘透蓋藥散不霑衣舊社白蓮花遠公應望歸水經注固安縣金臺陂西北有釣臺高十丈陂北十餘步有金臺有小金臺臺址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柱礎尚存者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

